

思旋天地

思旋

時光荏苒，轉眼間澳門回歸祖國十六年了。在歷史長河裡，十六年說短不短，說長也不長。在這十年間，澳門在建設市容以及民生經濟、財政增長有翻天覆地的變化。最令人羨慕者，澳門居民每年均獲得政府大派紅利，分享經濟成果，誠好事也。

發式生活

高台DJ余露

終於到了主持通宵節目十年的光景，雖然時間好像過得很快，但其實這十年間也經歷過不少開心或傷心的事情。雖然我是一個很樂觀的人，但當遇到一些聽眾朋友的遭遇，還是忍不住流下男兒淚。

澳門回歸十六年巨變

不過，澳門經濟結構太單一，以博彩業為主。由於城市發展不快，交通及配套设施未能配合，實屬不當。澳門幅員不大，人口不多，雖有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在土地及各方政策配合，惟本地政府亦應在各方面的配合發展才更有成效。例如移民政策、城市基礎設施發展以及經濟結構的多元化等等。當然，市民能夠每年獲得紅包實利最開心，但是如果我們眼光看遠一點，將重點放到長遠基礎發展，會更有成效。

十年通宵生涯(下)

還記起主持通宵節目最初的頭兩年時間，聽眾們也會到留言板上分享他們的生活瑣碎事。其中一位聽眾朋友，因為患上癌症，晚上很難睡覺，而且需要服用一些止痛藥才可以入睡。她告訴我，深宵時分聽我主持的節目是最好的止痛藥，亦都令她可以透過聽不同類型的歌曲以暫時忘掉痛苦。而另外一些聽眾跟我一樣，不久也會在留言板上問候她的病情如何，如朋友一樣關心她。每當她有一段時間沒有留言，我們也會為她擔心，會在大家氣憤中呼喚她，問她的近況如何，原來因為病情有點加重，我們便算是放下了心頭大石。但經過數月之後，又看不到她的留言，但換來的是她家人留言給我，說她已經在二星期前安詳離世。當時我看了這個留言，甚至讀出來的時候，忍不住的淚水落了下來。

澳門博彩業在香港股市備受關注。近年，澳門博彩公司在香港股票市場股價下跌幾近半，就以銀河娛樂(0055)為例，執筆者時是在二十三元附近。我本人亦持有其股份，但認為二十三元應是底點，我準備在二十三元下購入，並等待春天到來。相信澳門博彩業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，折之續簽合約應是必然之事。

聊易談經

汪雙六

一位學經濟的博士在我這裡占得《大過》卦，立刻心事重重地匆匆離去了，而且一別就是五年。他因挪用朋友重地的國有資金用於炒股，曾經創造出進金如土連連連的巨額虧空，他問我能不能渡過這一難關？之所謂「以連續五年都見不到他的蹤影，是由於他很快就被判刑了，正應了《周易》中「過涉滅頂」的斷語。

大過卦

大過卦探討承受非凡的壓力的智慧，卦辭說：「大過，棟桡，利有攸往，亨。」一座將傾的大廈把全部重量壓在僅有的一根堅挺的棟樑上，巨大的壓力向著開始彎曲和顫抖的棟樑的中部不斷集中。棟樑沒有崩潰，它以柔韌的彈性頂住了令人窒息的超負荷的重壓。只有在壓力全面解除的時候，人們才發覺棟樑曾經遭受的壓迫是那樣不堪回首。時代的壓力像滔天洪水快要淹沒樹梢一樣空前巨大，仁人志士即使隻身一人站在水中也要無懼，即使被整個世界完全遺忘也不感到一絲委屈和悲傷，因為這種反常的壓力有多大，也就意味他應該肩負的使命有多大。既然承擔起令人驚懼的重大使命，本身就是無比孤獨和寂寞的人跡罕至的大智大勇，惟其如此，人間就不乏頂天立地的棟樑。

跳框框

蒙妮卡

第一次看到他的尊容，是在英文版《每日電訊報》；「鬼佬」一個，與中國的中線譯名，叫做「陶弘景」，與中國南朝梁時的哲學家「山中宰相」同姓名。最近這名「鬼佬」在上海開辦藝術展，題目「死若歸鄉」，宣佈「陶弘景」已題。他恢復真身，名叫烏瑞(Urui)，原來，烏瑞(Urui)來到五光十色的上海，揮灑求存，被迫改了中國姓名，出售山寨中國藝術品，如今略有名氣。

散落在塘沽的青春

前段時間塘沽出了危險品爆炸事故，心一下子揪得好緊，因曾在塘沽度過一段青春時光。我默默祝福那些曾經的同事平安。40年前，我作為知青選調到塘沽一家國營副食店上班。那時塘沽比漁村大不了多少，一條大街貫穿全區，騎車一會兒就跑遍了。很多人都走著上班，生活不富裕卻很自在。帶著鹹味的風從海邊吹來，天清雲遠，令人心曠神怡。我上班的副食店有個好聽的名字：玉林成，位於塘沽區中心一條街上，對面就是天津廠廠和天津港務局。在店門口賣菜的時候，看見身著勞動布工作服的工人在廠廠、船廠高大的廠門進進出出，心裡非常羨慕。那是「工人階級領導一切」的時代，年輕人都想進製造業，作為第三產業的服務業，社會地位很低，售貨員被稱為「賣菜的」。店裡姑娘走在大街上，總有人用手指點點：那不是賣醬油的嗎？那不是賣肉的吗？有次我從塘沽回北京探親，走在西單大街上，竟有人帶著塘沽口音問我：「你不是玉林成賣菜的嗎？」讓我好不尷尬。那時我「出身有問題」，有個飯碗就不錯了。以為躲在塘沽那個小地方挺安全和愜意的，誰知道在幾百里之外，都有人認出我是賣菜的，窗口行業讓人無奈。

培訓百態

印象較深的一次是年前有個企業工作坊，其中兩位中年男學員，在上午幾個活動中，一唱一和，大談自氣話，又批評企業的路向。這類活動當然容許自由發表意見，但聽用語語就知道是一般評論，而「一玩嘍」，可能為了爭取注意，或純是發洩。其他學員雖沒表示不滿，但已影響工作坊氣氛和進度。我們商量之後，決定先致電通知客戶負責人，解釋情況，並提出活動，返回寫字樓工作；二是繼續參加活動但要停止寫字樓工作；三是完全停止整個活動，所有同事返回寫字樓。客戶當然不會選第三，並同意我們跟那二人談話，由他們自己選一或二。於是我們趁午餐前的空檔，跟那二人做個小房間「談心」。

「鬼佬」山寨貨

烏瑞向英國媒體說：「我在中國看到許多山寨(UK)和P&G手提包，我對自己說，既然可以用真名，烏瑞的作品只值一千五百元人民幣；改姓陶弘景後，升值至二十萬元人民幣，願者以外國人為主。」他們希望買中國人。烏瑞說。三十六歲的烏瑞是概念藝術家。他利用中國傳統文化做題目，加以現代表達手法。例如，佛像的面孔呈幾何塊狀，「阿彌陀佛」是七彩的圓圈圖案，他將中國文化簡單化。烏瑞的成名作，是一塊霓虹燈廣告牌，上面用中英文寫著「先富起來」。他說，初抵華，身邊的人都在熱烈談如何賺錢，不談生活之道。他領悟到的確要「先富起來」。四年後，改了姓名，收入漸有起色。今年四月烏瑞策劃「死若歸鄉」藝術展，替「陶弘景」辦喪禮。展覽介紹死者身世：一九七九年出生江蘇，二零零四年四月四日意外死亡。為什麼不美學院進修，今年四月四日意外死亡。為什麼不的豪宅和豪華。他揚言，展覽於本月十三日結束後，祭品將燒給陶弘景。

們站在小院當中，互相抱在一起，隨着一次次的震動搖晃，眼看小院地面裂開一個長長的口子，聽見宿舍對面天津廠廠廠房倒塌的巨大聲響。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幾個姑娘來到商店，但見那兒已聚集了很多人，會計趙姐半夜就趕到店裡來，後來她「火線入線」，因地震時衝鋒在保衛國有財產第一線。還好，玉林成這個百年老店房屋非常結實，地震並沒造成什麼損害，不久就照常開業了。家住漢沽、唐山的同事趕回家中，又無淚而麻木地回來了。家家都有人遇難，有人父母兄弟無一倖存。那種對災難的承受能力，讓我大吃一驚。在塘沽呆了三年，我才回到北京，做工、讀書、換工作，人生有了很多變化。20年後我再去塘沽，舊地已不是舊模樣。塘沽和所有城市一樣，高樓林立，修起了宏偉的立交橋。尋尋覓覓，發現玉林成竟依然倖存於水泥森林的縫之中。那兩扇漆成金黃色的大門還在，門裡已改建成一個飯店。原來擺滿油鹽醬醋青菜的櫃檯，變成一張張餐桌。大海邊的開發區拔地而起，到處是大型建築，海邊到處飄蕩着五顏六色的排放物，散發着刺鼻的異味。國企員工成批下崗，各種背景來海邊淘金的中外老闆們迅速地富了起來。在那片已被污染的海岸線上，也蓋起了一個個嶄新的小區，我的前同事們，大概也有不少搬進了嶄新的樓房。塘沽在城市改造中獲得新的生命，可惜也失去了樸素的原味。回憶在塘沽度過的青春歲月，別有一番滋味。

克拉拉教授在香港

克拉拉教授是哈薩克斯坦著名漢學家，上周末來港出席中國文化院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並演講。教授德高望重，桃李滿天下，可隨時就開閣議長托卡耶夫辦公室的門面不用預約，哈國駐港大使、駐港領事都是她的高足，她也是中國駐哈國大使的常客。克拉拉教授瓜子臉，高鼻梁，深眼窩，頭髮褐色，一看就是「西域人」。她今年七十六歲，右腿幾年前在雪地上摔成骨折，走路身子稍有些右傾。哈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內陸國，草原山崗處處可見，但看大海就難了。所以，當她在尖沙咀碼頭看見白色的郵輪時，興奮得嘖嘖稱奇，直說從未見過這麼大的海船。香港文化中心路邊豎立着高大的棕櫚樹，她趕忙問我中文怎麼說，剛落座小憩就掏出紙筆，讓我寫下來。雖說是第二次來港，她對這裡的一草一木都很好奇。在旺角一間茶館，她花三千八百元給女兒配了副近視鏡，出門時我用廣東話「恭喜發財」向親仔售貨員表示感謝，她馬上問我說的是什麼意思，明白後又像發現新大陸似的笑出聲來，口中不斷重複這四個字，彷彿要把它刻在腦袋裡。克拉拉是歷史學家，專攻哈薩克汗國外交史，《清史稿》是她的最愛之一。她曾多次到北京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皇史宬查閱清朝史料，她印下帶來回國研究整理。哈薩克人是游牧民族，祖先烏孫人最早的記載是《漢書》、《清史稿》、《蒙古源流》等中國典籍也有大量記載。克拉拉教授的工作填補了本國歷史的空白。今年哈薩克斯坦隆重慶祝哈薩克汗國建國五百五十年，她被邀請到首都阿斯塔納出席活動，在會上撰寫大量文章。她告訴我，哈薩克汗國是一八二四年被沙俄廢除的，時為清朝嘉慶年間。阿甫萊汗的一位孫子曾想恢復汗國。

見多識廣

尹樹廣

地位，通過伊爾斯將軍向道光皇帝轉交過正式文書，為此沙皇將其流放到西伯利亞。克拉拉教授還告訴我一個秘密，她曾作為專家參與過中蘇邊境談判蘇方專家組的諮詢工作。當時蘇聯齊斯河上有九個爭議小島，中蘇都想吃歷史上去查找證據。結果是，清朝官員偶爾登島，殺羊吃羊後幾天就走了，俄國人也是如此。蘇方談判代表問她的意見，得到的答案是「這是哈薩克人的地方，因為只有哈薩克牧民將那裡作為牧場，每年夏天到那裡放牧」。蘇方代表嘴上不說什麼，心裡卻很不舒服。專家歸工作結束後，所有專家都獲得獎章，唯有她空手而歸。克拉拉就是這樣較真的知識分子，堅持己見，恥於阿諛奉迎，現在仍不改這個脾氣。今年是克拉拉教授的豐收年，共出版了兩本中哈歷史方面的專著，第三本已近完成。由於每天理首史料之中，她的左眼患白內障，幾近失明，右眼視力極弱，要借助放大鏡看資料。我苦勸她別再寫了，她回答總是「我不讀書不寫書了，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呢」。除了寫書，她還要照顧九十七歲的老母親，老人家每隔兩個鐘就要吃東西，身體已大不如前。